

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区际 人口迁移态势和特点

于蜀 张善余

摘要 本文在分析美国80年代以来区际人口迁移状况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环境、人口状况等方面,对美国区际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进行综合研究;在探讨美国未来人口迁移趋势的同时,指出美国人口迁移的变动史对于把握我国未来人口迁移的走势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者 于蜀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博士生。(上海 200062)
张善余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教授。

美国是一个人口迁移高度活跃的国家,人口迁移与人口自然增长一起不断塑造着美国人口的分布格局;人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迁移,使美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空前的弹性与活力,不断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70年代发生的由“霜冻地带”向“阳光地带”的人口大迁移,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人口分布格局,同时也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进入80年代之后,美国的人口迁移是否又有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在这一现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动因?今后美国的人口迁移变动趋势怎样?本文正是带着这一问题来研究80年代以来的区际人口迁移及其动力机制,以求对其人口迁移有更全面与深入的了解。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人口迁移的演化历程对于把握我国未来人口迁移的走势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历史回眸:70年代的美国区际人口迁移

美国国情普查局将全美划为4个大区,即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东北部、中西部开发历史悠久,最初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首先在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立足;这里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同时也是最早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区域。南部、西部的崛起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期间,南部、西部获得大量联邦资金,一大批以军需为母体孕育起来的产业迅速兴起进而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尤以飞机制造、计算机、核能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迅速。进入70年代后,美国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西部和南部凭借其先进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在以经济国际化为背景的竞争中呈现出较大的比较优势,因而西部、南部从70年代开始成为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同一时期,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传统产业尤其是汽车和钢铁等产业在外来竞争的压迫下逐步衰退。在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70年代的人口迁移格局呈现出以东北部、中西部为核心,向西、向南扩展;南部和西部是主要的人口净迁入区,而东北部、中西部则成为主要的人口净迁出区。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美国的人口分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80年西部、南部的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中西部和北部,人口重心也进一步向西、向南移动。因此,70年代的人口迁移又被称为美国人口由“霜冻地带”向“阳光地带”的大迁移。

二、迁移现状:80年代以来区际人口迁移的新态势

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的区际人口迁移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显现出若干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口迁移的流向及强度等方面。

1. 从净迁移的规模看,美国区际人口迁移在80年代以后呈逐步下降趋势,在80年代后期降幅更为明

显。在 1976~1980 年间,美国区际人口迁移总量为 265.7 万人(见表 1),到 1981~1985 年降为 249.6 万人,下降了六个百分点;然而在 1986~1990 年间,区际人口迁移总量急剧降至 183.8 万人,比之 1981~1985 年降幅高达 26.36%。就区际人口迁移的流向而言,中西部与东北部在 80 年代前就保持了 70 年代的迁移态势,均为主要的人口净迁出区,然而从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中西部由于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趋于平衡,因而净迁出人口骤减,不再是主要的人口净迁出区。南部、西部在整个 80 年代均为稳定的人口净迁入区,净迁入数量在 80 年代前半期略有下降而后半期净迁入人数降幅较大。80 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走势正稳步向以东北部为主要的净迁出区,而南部、西部为主要净迁入区的方向转化。进入 90 年代之后,这种格局进一步明朗化,东北部成为唯一的净迁出区,而其它三个都是人口净迁入区。

表 1 1971~1994 年美国区际净迁移人口数、净迁移率* 万人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4	
	净迁移 人口数	净迁率 %	净迁移 人口数	净迁率 %	净迁移 人口数	净迁率 %	净迁移 人口数	净迁率 %	净迁移 人口数	净迁率 %
东北部	-134.2	-2.71	-148.6	-3.02	-94	-1.90	-146.6	-2.91	-153.9	-3.0
中西部	-119.5	-2.09	-117.3	-2.01	-155.5	-2.64	-24.1	-0.41	12.5	0.01
南部	182.9	2.76	176.4	2.42	178.1	2.27	124.3	1.48	113.4	1.28
西部	70.8	1.93	89.3	2.16	71.5	1.57	59.5	1.17	27.8	0.5

资料来源:根据《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9、1984、1992、1995 等计算,(-)表示净迁出,(+)表示净迁入。

* 由于统计误差的关系,表中各列数据之和不一定为零;其中 1986~1990 年间因 1989 年公布的迁入人数比迁出人数多出 13.1 万人,而存在较大误差,最近因特网上公布的资料将西部地区的迁入人口减少 13.1 万人,该误差对本研究无影响。

如果从人口净迁移的年度变化上进行考察,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东北部、南部分别为稳定的人口净迁出区与净迁入区。而中西部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人口迁移呈现出节律的波动状态。在 1981 年,该区是最大的人口净迁出区,净迁出人口 40.6 万人;到 1986 年,中西部转变为人口净迁入区,净迁入人口 1.53 万;此后又转变为人口净迁出区,并在 1989 年一跃成为人口净迁入区;之后的三年又成为迁出规模最小的人口净迁出区,然后到 1993 年中西部一跃成为最大的人口净迁入区。西部在 80 年代为稳定的人口净迁入区,90 年代初开始也紧随西部,人口迁入变动进入不节律波动状态,并在 1993、1995 年度一度成为人口净迁出区。因此,80 年代以来美国区际人口迁移的变化状况可归结为:迁移规模递减,人口迁移与流向正逐步由以东北部、中西部为主要的净迁出区而西部、南部为主要的净迁入区的二元格局向一元格局转化,即变成东北部为唯一的人口净迁出区,以南部为主、西部和中西部为辅的人口净迁入区。

2 从区际人口净迁移率看,与 70 年代相比,西部和南部的净迁入强度均呈稳步下降趋势(见表 1),与 1981 年到 1985 年迁移率相比,1991 年到 1994 年南部地区的迁移率下降了 44%,西部地区降幅更高达 68%。而东北部、中西部的净迁出率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其中中西部的净迁出率强度在 1981~1985 年虽有较大幅度的升高,而到 1986~1990 年间急剧下降,东北部的情形刚好与之相反。

3 从迁移效率看,中西部、西部和南部正逐步降低、日益趋同;而东北部则持续升高,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日益增强。常用的衡量迁移效率指标是迁移效率指数 E:

$$E_i = (M_i - M_{ei}) / (M_i + M_{ei})$$

其中 M_i 为迁入 i 地的人口数, M_{ei} 为迁出 i 地的人口数。四大区的人口迁移效率指数见表 2。由表 2 可看出,东北部对人口分布的贡献正日益增长,而其它三个区正逐步减少;这也说明东北部对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弱,而其它三个区相对较强;而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三个区中尤以中西部对人口的吸引力增加最快,西部和南部的吸引力正日益衰减。

表2 人口迁移效率指数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东北部	-20.68	-18.31	-17.48	-19.94	-8.54	-17.82	-29.56	-21.89	-31.73	-24.36	-45.77	-26.31	-34.79
中西部	-23.80	-18.92	-17.79	14.67	-11.13	0.75	-6.08	-6.72	5.00	-6.00	-0.95	-3.66	16.08
南部	21.48	19.26	10.90	17.96	6.41	1.31	11.30	20.32	10.34	8.76	17.98	9.39	4.61
西部	10.19	6.4	15.41	-3.08	15.05	12.34	9.96	-8.10	10.78	10.49	11.11	9.34	-0.06

资料来源: 同表1

三、演化过程: 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的发生源于区域间在社会经济、人口状况、环境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 人们正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则下对区域间的差异进行比较与权衡决定迁移的发生与流向。美国80年代以来区际人口迁移的态势, 是区际间社会经济等变动状况的折射, 也是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区际经济与人口迁移

1) 区际经济的均衡与人口迁移

经济因素是对人口迁移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区际经济的发展总有一种由非均衡态向均衡态转化的趋势, 在达到某种均衡态后会由于种种原因使经济系统偏向新的非均衡态, 继而又向新一轮的均衡态转化。一般来说, 区际经济之间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时, 人口迁移的倾向较弱, 而偏离均衡态越远则迁移的功能越强。美国区际经济经过几十年(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发展, 到80年代以后已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 这种相对均衡主要表现在区际经济的创新能力, 即面对经济环境变化的自我调整、改造与适应能力。经济的创新能力决定了经济的弹性与活力, 是增加就业机会的主要源泉。就业机会或岗位的变动状况是一个区域经济创新能力的显示器, 在表3中可以看到, 1981~1989年间, 东北部和中西部经济创新能力已有大幅度的提高。就业岗位的增长率, 东北部和中西部分别为17.6%与14.6%, 比南部、西部的21.5%与26.5%要低。但考虑到其人口增长远远低于后者, 因此从总体来看四个区之间经济已处于一种相对平衡态。进一步从各个产业部门的创新能力分析, 在建筑业、服务业、金融、商贸等部门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在四大区之间已相对处于均衡; 尽管南部、西部在服务业、金融、商贸行业稍微领先, 但领先优势并不明显; 在建筑业方面后者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其中东北部更是高达57.7%。而制造业, 东北部呈持续衰退状态并且降幅较大, 这也正是80年代以来东部一直为人口净迁出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看来, 随着东部、中西部经济创新能力的提高使四个区之间日趋均衡, 70年代“阳光地带”一枝独秀的局面已告一段落, 这极大地削弱了以寻求就业机会为目标的远距离尤其是区际人口迁移的努力, 使得总体人口区际迁移的流向与流量发生改变。

表3 区间就业岗位的增长率(1981~1989)

%

	就业岗位的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总计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金融业			商业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东北部	17.6	-16.0	-15.1	11.257.7	57.6	81.7	41.5	31.5	43.7	33.0	28.7	29.6	21.3	13.9	14.6	3.1	
中西部	14.6	-3.5	-6.4	2.1	24.7	18.1	71.0	38.6	38.9	47.9	23.1	24.0	32.5	17.3	17.7	22.6	1.7
南部	21.5	0.5	10.6	13.9	19.6	21.2	37.6	50.8	47.8	52.8	38.9	21.8	29.7	26.8	22.6	29.8	11.2
西部	26.5	9.3	5.8	7.3	37.3	35.7	39.4	50.3	46.1	49.4	34.2	36.0	33.3	25.2	25.4	20.0	16.4

资料来源: 同表1, *源于参考文献1。

区际就业机会的增长数量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极重要因素, 但是须注意就业机会的性别选择问题。就两个区域来看, 即使其经济创新能力大抵相当, 若创造的就业机会具有明显的性别偏好(如钢铁工业偏重于对男性的需求, 而纺织业更偏好于女性)也会引发人口迁移。从表中列出的分性别的就业机会增长状况看, 四大区之间除制造业之外, 就业岗位数的增长率虽有差别但幅度并不大, 即分性别的就业机会岗位增长在四大区之间

相对均衡^[1]。然而制造业就业岗位增长率,在1981~1989年间东北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呈现负增长,分别高达-15.1%与-11.2%。而中西部制造业对男性的需求虽减少6.4%,但对女性的需求却增加了2.1%。因此,四大区之间除制造业之外分性别的新增就业机会的分布也相对均衡,区际间因就业机会的性别选择引发人口迁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东西部制造业的衰退不仅影响到男性而且同样波及女性人口。

2) 区际收入、区际职业结构的变动与人口迁移

地区间收入上的差别是引发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通常认为这种差别越大,人口迁移的潜能越大(反之越小),劳动力总是由中低收入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正如Hicks在1932年所指出的那样)^[2]。对于美国而言,区际收入与人口迁移之间并未显示出某种明显的相关特征。具体地,区际收入的差异在美国区际经济均衡化过程中虽总体呈下降趋势,然而在1979~1987年间区际收入的不平衡有所增加,直到1987年之后区际人口收入差异又重新呈下降趋势。迁移的区际流向与流量与区际收入的差异并无明显的关联,如在1980~1985年间,既有由高收入地区向低收入地区的迁移,也有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由东北部向西部(净迁出20多万)、向中西部(净迁出5万人)、向南部(净迁出70多万)的迁移以及中西部向南部的迁移(100多万人),表现为中西部高收入地区向低收入地区的迁移;同时也有由低收入地区——中西部向相对的高收入地区——西部的迁移,净迁移人口接近56万人。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迁移人口的流向则相对比较清楚,主要表现为高收入地区(东北部、西部的太平洋区)向低收入地区的扩散,与通常意义认为的迁移流向背道而驰。

区际收入与人口迁移并无紧密的联系,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的经济结构所致,美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个人收入的多少,更多地决定于其所从事的职业,影响人口迁移的动机较多的源于区域间职业结构的变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相应的职业结构体系,当一个地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应地职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对于那些衰退的行业而言,人们要么通过“垂直流动”(职业的变动)转移到别的行业上去,要么通过迁移寻求同样的职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估算,在80年代初,丧失工作的280万制造业工人,有1/3被重新雇佣于报酬至少少20%的服务工作。因此,通过迁移寻求合适的职业对迁移人口而言更具诱惑力,职业收入的差距远大于区际收入的差异并且个人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个人从事的职业。

2 区际社会因素与人口迁移

社会因素对人口迁移的作用主要基于这样一种假定:政府行为的改变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施加某种作用,进而影响到人口迁移。就区际经济发展看,联邦政府预算支出的走向无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联邦预算无论在绝对数上还是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都是持续上升趋势,如1970年为1956亿美元,到1980年为5909亿美元,到1990年增到12527亿美元,占同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9.4%,21.8%,22.6%。在联邦预算中国防支出占有较大的比重,西部和南部二战后经济的崛起与联邦政府国防支出往这些地方的转移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在1959年,加利福尼亚的非农业劳动力中,有20%直接或间接地为主要国防承包商工作,华盛顿州的比例为22%,亚利桑那州与马里兰州分别为17%与16.9%。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军备竞赛减弱以及冷战结束,国防支出隐步降低,对南部、西部的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波及到人口的迁移方向,如作为美国人口第一大州的加利福尼亚州(约占全国人口的1/10),随着国防工业定单的减少以及部分军事基地的关闭,削弱了人口迁入的“吸引力”,在1986~1990年间成为主要的人口迁出区之一。

财税体制的改革也会对移民的流向产生一定影响。1978年联邦政府拨款占到政府和地方支出的最高点,达到几乎27%,而十年后的1987年降到17%,在公共事业上财政负担由联邦向州和地方的转移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服务不公,对收入较高的地区而言,承担这些费用相对要容易一些。而低收入地区则举步维艰,在用水、道路、学校、社会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方面遭遇困难,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也减弱了人口迁入的吸引力。南部、西部的大部分州收入相对较低,财税改革无疑会影响其发展潜力,弱化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这也是80年代以来美国区际人口迁移减弱的原因之一。

3 环境状况与区际人口迁移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追求也日益多样化,在强调经济机会(就业、收入)获

取的同时也强调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 区际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的差异也会成为人口迁移的潜在诱因。舒适的居住环境、清新的空气或阳光、沙滩区等都会成为美国人迁移的动机, 这些因素在促成 70 年代人口向“阳光地带”的迁移上起了重要作用。不过 80 年代以后, 南部、西部这些方面的吸引力正在淡化, 主要表现在几十年来的发展, 南部、西部也开始出现人口密集、住房拥挤、房价高抬等现象, 环境质量下降; 另一方面,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可以通过短距离的搬迁, 如在县内或州内由城市向乡村的迁移使生活质量得以补偿, 而不必举家进行长距离的区际迁移; 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使旅游成为美国人的一大嗜好, 这也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总的来说, 环境因素对区际人口迁移的作用已在减弱, 有关研究也表明, 分年龄的迁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4 人口状况与区际人口迁移

人口状况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对人口迁移的作用上, 不同的年龄构成意味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不同的就业压力, 而劳动力市场进入压力的区际差异也会成为区际人口迁移的动因, 人们总是愿意流向就业机会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压力小的区域; 年龄构成的差异也直接关系到人口迁移的活力, 在人口总体中年轻人(20~34岁)是最活跃的人口迁移群体, 他们所占的比重越大, 则人口迁移发生的概率也越大。

美国 80 年代以来人口迁移的区域格局与美国人口状况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现在的人口状况是过去人口长期发展的结果。战后 1946~1964 年期间, 美国人口的出生率大幅提高, 出现了战后婴儿激增的现象, 此所谓美国战后的“baby boom”现象, 此后新增人口数量猛降, 因此 1964~1979 年间出生的人口又被称作“baby bust”的一代, 人口发展的这种阶段性波动必然反映到美国劳动力市场进入的压力上。根据有关学者^[3]的研究, “baby boom”中出生的人口大多已在 1960~1980 年期间步入劳动力市场, 并且在四大区中分布的比例大致相同, 即再经过近 20 年的迁移与人口再分布, 他们不再是 80 年代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贡献力量。

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是“baby bust”这一代人, 80 年代以来他们正陆续步入求职与迁移的高峰期。从 18~2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 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的比例在 1981 年分别为 12.56%、13.01%、13.01%、13.16%; 到 1991 年分别降至 10.3%、10.3%、10.64%和 10.51%, 四大区之间 18~24 岁人口的比重基本平衡, 而且比例正不断下降, 这说明美国年轻劳动力的增长缓慢, 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自然就业压力正在下降, 区际人口迁移的动力正逐步弱化, 这正好与美国区际人口迁移减弱的事实相吻合。为了进一步了解区际人口年龄结构对劳动力市场进入的压力, 现引入“年龄别人口迁移压力指数”的概念。年龄别人口迁移压力指数:

$$EAR = \frac{35-64 \text{ 岁总人口}}{18-34 \text{ 岁总人口}}$$

EAR 越高, 人口迁移的倾向越弱, 反之指数越低, 人口迁移的走势越强。年轻人相对数越多,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越大; 而且年轻职工与年长职工相比失业率要高, 迁移的概率要大; 同时年轻人寻找适

表 4 1982、1991 年人口迁移年龄别人口压力指数

	1982			1991		
	18—34 岁人口 (万人)	35—64 岁人口 (万人)	EAR 率	18—34 岁人口 (万人)	35—64 岁人口 (万人)	EAR 率
东北部	1423.1	1639.9	1.15	1388.8	1790.8	1.29
中西部	2144.2	1807.2	0.84	1609.7	2045.7	1.27
南部	2337	2418.8	1.04	239.11	2956	1.24
西部	1421.4	1388.8	0.98	1536.5	1809.8	1.18
全国	6939.8	7254.7	1.05	6296.1	8601.7	1.24

资料来源: 同表 1

合自己的职业也易于进行迁移活动。EAR率可以较全面地反映上述变化,从而较为全面地刻划出因年龄结构差异导致的人口迁移压力。表4计算了1982年与1991年四大区的EAR指数,总的看来,四大区的年龄别人口迁移压力指数差距不大,在1991年更为均衡。这也说明人口状况的变动使得80年代之后人口的年龄结构正日益趋同,因人口变动而导致人口迁移的可能性正日益缩小。当然,主要衡量是新增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人口迁移的产生还涉及到劳动力市场的大小,即区域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四、经验借鉴:未来人口迁移展望及对我国的启示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人口迁移的格局将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而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向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信息社会转变,将赋予四大区以更均等的竞争与发展机遇,区际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均衡,人口迁移区际变动进一步弱化。美国进入80年代以来区际人口迁移格局的变化是区区间经济、社会、环境及人口状况日趋均衡的结果。四大区经济均衡主要表现为北部、中西部经济创新能力的增加与南部、西部经济创新能力相对减弱上,区间经济创新过程中职业结构的变动是诱发个人迁移的重要动因。社会因素、环境等条件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部、南部对人口的吸引力,人口分布的均衡进一步说明区域经济的均衡是形成8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格局的主要内因。随着北部、中西部五大湖区的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化过程的延续,就业人数将继续缩减,该区域仍将是主要人口净迁入区。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小区(西部包括太平洋与大山小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很高,由圣地亚哥经济洛杉矶直达旧金山的大都市带发展日益成熟,集聚的经济能量已开始逐步向周边扩展,辐射效应日趋增强,今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南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经济均衡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能量向这些区域的流动,他们仍将是主要的人口净迁入区。从空间上看,美国的人口迁移格局将逐步向以东北部、中西部的五大湖区为一极,西部的太平洋小区为另一极的人口净迁出区,向夹在二者之间的中部、内陆迁移,即向西部的山区、中西部的中部以及南部迁移。

美国人口迁移的变动史对于把握我国未来人口迁移的走势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凝固状态将受到较大的冲击,人口迁移的频度增强,人口迁移的活力也将进一步被激活。区际、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总的趋势呈波动式上升状况,但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短时期内还有可能回落,就美国的情况来看,Treyz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地区的就业机会有了增长,那么人口的迁移增长经过三年的时间可以使就业机会增长40%,而达83%却需要25年^[4]。此外,美国70年代以来人口由东北部、中西部向南、向西的持续迁移来看,人口迁移的变动也是较为缓慢的。因而我国人口迁移的变化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种变化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尽管90年代陆续出台的住房、福利、就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成功地削弱了户籍制度的过多附加功能,但在近期内户籍制度的全面影响仍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与增加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波动的过程。

美国人口迁移的变动说明,人口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迁移,有助于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差异,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美国的西部、南部一度曾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此后经济的兴起固然与美国政府投资取向的改变有关,然而也离不开人口由“霜冻地带”向“阳光地带”的自由迁移。我国的人口迁移由于受户籍制度的阻碍仍然偏低,户籍制度同时也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区际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经济的“马太效应”,拉大了区际间、城乡间的差异,既影响了我国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体系,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稳定增长。因此,必须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减少乃至最终消除户籍制度的太多的附加功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新型的户籍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 1 Sharmistha Bagchi-sen,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Occupational Shifts for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5, 47(3)
- 2 范力达. 人口迁移的均衡模型与非均衡模型评述. *中国人口科学*, 1994(5)
- 3 David A. Plane, Peter A. Rogerson. How Age Composition Regulates us Migration.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1, 43(4)
- 4 同2